

第七六六冊

經濟彙編

祥刑典

祥刑總部

律令部

(卷)

一三一四

一五一四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祥刑典

第十三卷目錄

祥刑總部雜錄一



祥刑典第十三卷

祥刑總部雜錄一

春秋元命苞王者置廷尉讞疑刑者官之平下之信也尉者尉民心撫其實也

禮稽命徵王者刑殺當罪賞賜當功得禮之儀則禮泉出

管子牧民篇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重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

權修篇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

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

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

君臣篇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

心術篇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戮禁誅以一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

四時篇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說則生禍

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

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

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

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時之不貢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

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道以明

之刑以弊之母失民命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遏之以絕其志意母使民幸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弊致政

凡牧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

其民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罪人當名曰刑出令時當曰政當故不改曰法

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靜能守慎乎廢私立公能舉人乎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守慎正名僞詐自止舉人無私臣德威道能後其身上佐天子

七臣七主篇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奸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

秋母赦過釋罪緩刑

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

禁藏篇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法煩而奸多

夫施功而不釣位雖高爲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舉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爲愚人

九守篇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有所不見莫不聞化矣誠暢乎天地通乎神明見好爲也

度地篇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

版法解篇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

有法不直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

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

再行

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奸無遺善無隱奸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奸止故曰參於日月

明法解篇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奸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言故臣有所欲貴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誅者不能退也

文子自然篇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心亂任刑者上下恐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

墨子尚同中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

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

尹文子大道下篇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

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

商子去強篇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與國行罰民利且罰行賞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二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強作一十歲百歲強作一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

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宿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民衆從不逃粟野無荒草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輕輕刑至事生國削

說民篇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與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而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盈有盈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國強富者貧二官無益國久強而無益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強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奸四難行則兵無敵

算地篇故聖人之爲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故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夫刑者所以奪禁邪也而賞

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微倖於民上徵於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奸欲富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實故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聖人之爲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

開塞篇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主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奸無奸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制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羣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今

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壹言篇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好於上而官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治民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偷徒舉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亂非樂以爲亂也安其故而不知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匱而奸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爲察務歸心於一而已矣

修權篇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慎法明主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利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

畫策篇國皆有潛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奸邪盜賊之法而無使奸邪盜賊必得之法爲奸邪盜賊者死刑而奸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奸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

者衆也故善治刑者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得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國故無刑也

荀子王制篇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

朴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

致仕篇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軍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議兵篇紂剗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今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繫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

正論篇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髡髮共艾畢非紕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智惡也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末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

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大略篇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多積財而羞無有重民任而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法行篇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亡益乎

韓非子有度篇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卽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

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貴者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細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人士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篇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用德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揚權篇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

此更求謂大惑猾民愈衆奸邪滿側故曰母富人而貸焉母貴人而逼焉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趨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弑其母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

姦劫弑臣篇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

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極策之威銜概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王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

三守篇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

飾邪篇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

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

解老篇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小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

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座疽痺痔之苦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不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臬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用人篇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勦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內儲說篇必罰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

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蹟於山而蹟於垤山高故人慎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八經篇聽法官之重也母法也法之息也上閭也上閭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微多微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賢於官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者母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母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繁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

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樂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五蠹篇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于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効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之行師長之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辟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鏹金百鎰盜跖不掇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弟兄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

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悅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趨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飭令篇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九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

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篇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實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制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與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

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開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呂氏春秋蕩兵篇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

孔叢子論書篇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刑論篇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平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

記問篇子思問於夫子曰及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道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

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故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公孫龍篇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祥刑典

第十四卷目錄

祥刑總部雜錄二

祥刑總部外編

祥刑典第十四卷

祥刑總部雜錄二

新語無爲篇天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乃無不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勸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

教化使然也

至德篇天地之性萬物之類饒道者衆歸之特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惟音央

新書大政篇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減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誅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

韓詩外傳傳曰水濁則魚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破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平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

傳曰誠惡惡之刑之本誠善善之敬之本彼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駟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駟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與仁義而賤財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

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繫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聞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意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

淮南子天文訓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

八風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

五官西方爲理

子午卯酉爲二繩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

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

庚子受制則誅不法壬子受制則斷刑罰殺當罪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

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

地形訓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注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爲積刑

時則訓孟夏之月決小罪斷薄刑注刑者上之所施

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決謂決遣之不收繫也

季秋之月乃趨獄刑毋留有罪

東方令曰休罰刑北方令曰斷罰刑

季夏德畢季冬刑畢

主術訓篇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好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狠而無讓民貧苦而忿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會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來鳥捫槍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兵略訓篇凡物有朕惟道無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之極矣

秦族訓篇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

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

說山訓篇刑者多壽心無累也

說苑貴德篇孫卿曰夫闕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闕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

政理篇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概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濟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實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實不可以謬誅實謬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

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雜言篇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反質篇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泆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泆者人饑之說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泆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者爲淫泆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而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人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母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

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誡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詞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酷吏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

天者事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含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微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議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

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爲言猶僭僭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僭僭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夏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王道通三篇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在皆權成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

陰陽義篇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

天道無二篇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

縣於後而守虛空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虛也

基義篇天出陽爲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

五行變救篇水有變冬濕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充誅有罪

五行五事篇王者能制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固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故後萬物成熟

執貫篇天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

潛夫論本政篇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爲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爲本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爲本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僞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爲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舉虛僞法以君爲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

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好行無好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

風俗通皇霸篇五帝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

祀典篇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

鷄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漢官儀解多獸性觸不直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法冠一曰柱後以鐵爲柱

申鑒政體篇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鑒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治國矣是謂統法

時事篇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

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救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

白虎通八風篇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穰雷

閭闔風至則申象刑飭困倉

諸葛亮新書吳起日鼓鑼金鑼所以威耳旌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廢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抱朴子博喻篇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算不精而窮兵以侵鄰彭承以討蝗蟲伐木以殺蠹蠅食毒以中蚤虱徹舍以逐雀鼠

廣譬篇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

劉子愛民篇刑罰者民之寒暑也教令者民之風雨也

也刑罰不時則民傷教令不節則俗弊故水濁無掉尾之魚土竭無歲穀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猶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大絃間矣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不可苛酷爲先寬宥有刑罰以全人命省徵徭役以休民力輕於賦斂不匱人財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

中說關朗篇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指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

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

宋程大昌演繁露司圖掌收教罷民凡害民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注弗使冠飾者著黑帽若古之象刑歟

宋丘光庭兼明書迅雷風烈必變又難曰左傳云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此非天之怒耶答曰此左氏之不通也且震曜殺戮在夏刑罰威獄在秋若聖人法雷而立刑則當盛夏而決罪也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臣銑曰錯維也陶唐堯也象法也言晉德雖於文法也明曰錯音者故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盛人犯罪者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而不用也

宋司馬光迂書或曰爲士者亦事天乎曰是何言也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

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或曰何謂違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閒淨而快樂以考終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彼雖儂然而首肯貳

負之臣桎梏而處諸石下雖踰千歲烏足稱壽哉宋子俞子螢雪叢說解書洪內翰景廬主判三山以

林少穎爲書學論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稟飢略之可惜乎林書不載此說予故表而出之嘗見王虛中談及林少穎呂伯恭講究書學皆有所得各有所見學者當詳復其爲訓若前人解書言有過無大刑故無小乃謂赦有其過誤雖大亦有之刑責及特故過雖小亦刑之如此則於辭上脫無字添雖字矣是其辭已不明也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有乎若馳馬而蹊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有乎是其理已不安矣若命人守果實拈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若命人守舍而窺允之小竅以窺其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是其理已不安矣則若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誅豈聖人之法哉若曰有過誤則無大者謂小者則有大者則不宥所以使人警畏非敢懈怠也若曰刑特故者則無小者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非爲苛細也宥過無大是以見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以見聖人之仁是說蓋得於伯氏俞君從俞夢達平時有得於書學者如此

宋張舜民畫墁錄熙寧中郎中趙誠自富順監代還過鳳翔自言一任二年裁兩次杖罪元豐中河中人劉勃自南京軍巡官代還自言一任斷絞刑二百六十有奇斬刑六十餘釘髑二十七此一院數也紹聖二年冬予至陝府三年七月裁斷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二年半凡五服相犯悉具言之可傷有生所未見也子殺父父殺子各一兄弟相殺妻殺夫者數人

宋戴埴鳳樓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春孟言無傷胎卵母衆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慾靜事母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豈時令當然耶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江充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筆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例以法律爲令甲非也此與言乙夜之覽不同古人難以更數爲甲乙丙丁之分却有唐太宗甲夜觀事乙夜觀書出處可用

唐裴仙先得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故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說說曰若國之大臣皆可辱辱但恐行及吾輩慶曆中晁仲約得罪富公議欲誅之范公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富公慍范曰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未敢保張范二公可謂仁人君子之言然謂恐及吾輩與吾輩未敢保意借以開釋同列耳若預爲已計而故縱則不可昔豫讓報國士之知日將以愧後世爲臣懷二心者高允不欺於君曰恐負翟黑子事上以忠臣之節也由此由人乎哉如唐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珣杜悰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不宜手滑此語却無病

宋史繩祖學齋帖嗶先師鶴山在遂寧漕廨作極堂

碑時攝憲書詳刑字余後繼泰漕節重新極堂仍立鶴山之碑一時僚屬咸疑詳刑字以爲尚書呂刑篇告爾祥刑監于茲祥刑只作祥字余因謂之曰唐百官志改大理正爲詳刑大夫固已用此詳字然不爲無所本也當時顏師古輩留意經學故於傳注咸通焉蓋呂刑篇中告爾祥刑只作祥字注謂善用刑之道然周禮太宰之職五曰刑典以詰邦國注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考今古文尚書呂刑只曰度作刑以詰四方即無詳字然詳刑字見於經注亦可通用也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志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然余嘗推其元則帝典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爲一矣故司馬文正公作潛虛云唐虞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於一詳略之間意可見矣此說極高明近有鼎科一士自鄂渚來說本州催羅甚急自机而笞笞而杖杖而徒並用也余歎曰古者五刑以弼教今也五刑反以督羅而虐民耶馮辛曰此論偉矣然古者五刑以弼教而未始施之理財今郡縣以上至朝端刑專以理財而往往教之不明未嘗問也余極歎其言因哀叔末之世如此錯繆也

宋末亨搜采異聞錄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文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

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耶
明陳世寶筆時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於刑名
者動輒夸其識獄之情此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
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

明崔銑庸書崔子謂唐監司曰刑欲其審不欲深令
欲其簡不欲煩未化而責民善則民忘未孚而責民
從則民疑怠以刑去疑以議定則殘擾之害生焉故
四馬未調不可言御六物未具不可言漁同刑而僻
止者化也同令而行典者乎也是故化無刑乎無令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余初仕刑部時尚書聞莊簡公

甫去任而屠簡肅公代之其絮法為天下最驗劉應
何猶能守而勿失如淮安理刑必用牛牛之外曾經
提牢過者南北決囚三人必於主事申差資最深者
毫髮不敢亂二十年後有甫入部而遽委理刑者有
越資而差審決者甚至有以私情借別部差者有借
本部湔除名目不當差官而差者此可歎也

明陸深豫章漫抄鄱湖之濱民以巨簣漁乃洞其底
以罾承之設逆簣焉使魚能入而不能出也上施輻
輳網而觀魚之有無以漸約致魚之初失水也跳
躍不已以漸約至下入簣而水始裕不知死地之近
也陷民於罪何以異是故曰法網

明陳于陸意見寬嚴篇世論嚴者當嚴於左右吏胥
而不當嚴於窮困之赤子世論寬者當寬於百姓而
不當寬於奸豪猾黠之徒若嚴而用之當則嚴亦寬
也若寬而用之不當其害民何可勝言哉世有縱容
左右毀公玩法而獨以嚴刑酷罰施於無罪之小民
此最可恨

明文祿求志編為政莫大於兵刑民生莫重於醫
是以周官有詢聽有敕之詳無濫刑矣田氏講武之
預無敗兵矣十全十失之察無庸醫矣今大理刑部
都察院審錄重囚用一己之見都督都司揮刀戰敵
之多寡之謀惠民業局廢而不講奈何能典親民之
治也

律令國朝之大法今增條例則濫矣每三歲大獄獄
御史於科場畢日即留在場執事守令推官通判之
廉明者盡心覆勘其情罪務求生道以定決之則無
冤矣

明蔣鎮沆澄于漢之治猛而括唐之治約而衡漢猶
秦唐不隋矣或問漢霸唐夷曰霸也猶夷也鈞漢夷
刑唐夷禮刑及民禮自及也

明李夢陽空同子治道篇成康刑措之治名譽壽考
夾輔之功也不然康之世其難哉或曰任之而不疑
二王不賢乎

明王禕續志林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
外薄嶺海門戶不開行不齎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
僅二十有九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歎
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或曰太宗為在其為仁義也太宗之為君大抵仁不

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
師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致
取江陵舉黎陽攘羣盜如振槁拉朽其有天下如運
諸掌視成湯之拯民似矣而陽尊隋以為名則何異
晉文河陽之尊周北擒頡利西滅高昌以及破吐谷
渾降薛延陀衣冠其人郡縣其地視武王之通道似

矣而高麗之征垂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陵之伐
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之義乎囚至五覆罪至三訊
視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蘊古之死則未免於
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古人肉刑之制則
輕矣而李君義之誅則未免於淫刑太宗之用刑果
三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
有未充故其設施制度綱紀雖有足觀而平生所為
類皆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私為在其為仁義也
明田藝衡玉笑零音欲治疑獄難解觸答絲絲碌碌
若濟大師倉兇實危尚父噬噉

明張綸林泉隨筆韓退之嘗欲作唐之經垂之於無
窮詠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及後與劉秀才書
論史事則云懼刑禍不敢為其言自相南北或者疑
之蓋畏刑禍乃韓公之本心其言述史以褒善貶惡
則一時有激而云也柳子厚遺書諷之辭雖婉而意
則實嚴矣

明陳繼儒枕欉譚為劉左祖為呂右祖昔人頗以絳侯
為失計者王應麟曰考之儀禮鄉飲疏凡事無問吉
凶皆左祖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左祖惟受刑則
右祖故觀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於右是也以是考
之勃誅呂之計已定若為呂則有刑故以右祖令之
耳吳興陳常則云淖齒弑齊王王孫賈入市大呼曰
淖齒作亂從我誅淖齒者祖右市人從者四百若以
祖右當受刑則市人從討者亦當刑耶應麟自謂得
情而不知其已屈於陳氏矣是皆未得情也勃老將
也已預知衆心歸劉而不能無疑於呂氏之有黨蓋
令一下而間有遲疑未決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

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覩人心之向背哉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人多不知按帝王紀云少昊崩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也

明陳繼儒羣碎錄爰書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明張鼎文校核韓非子序夫非之學專於刑名非之意主於刻核考其學術與荀卿李斯商鞅尸佼李悝申不害之徒共爲師友各以智術相勝當時不知李斯之害己是不智也卒墮於斯之術中而不能出是無術也爲濃之弊反中其身非斯則同特後先耳非之書未行止於獄死斯之術已用遂至車裂天道之報昭昭哉

讀書鏡開元間刺史楊潛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云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唐明皇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敕令朝堂杖之張守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則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我朝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賊反爲所誣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畢然後就道軍容驍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繫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就繫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繫而去正德間

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官校擒拏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梏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汚獄剛氣由此折盡矣或又暮脫汚獄朝列清班解下拘拏便披冠帶使武夫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余嘗謂國家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如有之當如何已發在臺省力爭未發在閭臣密救至於平日調養聖心尤在士大夫奏疏間勿得輕易動稱某可拏某可斬耳

祥刑總部外編

晉王琰冥祥記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列形象供養僧尼值魏主末時此縣常有遁逃未欲盡滅一城衆皆洵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頃之未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末大歡喜因省刑戮於是此城卽得免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刑典第十五卷目錄

律令部彙考一

陶唐氏 帝堯一則

有虞氏 帝舜一則

夏后氏 禹一則

商 太甲一則

周 成王一則 景王一則 敬王二則 威烈

秦 始皇二則 二世一則

漢 高祖四則 惠帝二則 高后一則 文帝

二則 景帝三則 元帝一則 光武一則 元

太始一則 宣帝本始一則 地節一則 元

康一則 神爵一則 黃龍一則 元帝初元

二則 成帝河平一則 鴻嘉一則 元帝初元

則 哀帝建平一則 鴻嘉一則 元帝初元

三則 附王莽始建國四則 天鳳一則 平帝元

皇二則

後漢 世祖建武十一則 中元一則 明帝永

平四則 章帝建初五則 元和二則 永

章和二則 和帝永元五則 安帝永初一則

元初一則 順帝永建一則 漢安一則 則

桓帝建和一則 光和二則 獻帝建寧一則

昭烈帝一則

祥刑典第十五卷

律令部彙考一

陶唐氏

帝堯始定上中下之刑

按書經及史記五帝紀俱不載 按路史後紀陶唐

氏紀皐繇爲士庶折繁獄政教平姦先息尊忠正之

位表勤孝之閭厚廉潔愛民之祿民之敬長憐孤取

舍克讓而舉事功者則命于上然後得飾車駟馬而

被文錦未命而乘衣之則罰故雖有餘財侈物亡禮

義功德讓亡用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與功
輕利而興義政先仁而後殺先暱而後疏先化而後
教三教不率而刑賞焉焉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是故
明法察令單均刑法非汙干威惟汙干富象刑以儆
之而民亡犯書衣冠異章服謂之戮故人可殺而不
可辱上刑赭衣不純中加雜屨下則墨幪以居州里
故民有恥而與禮有過亡大刑故亡小以人而戒故
禮義興禮義興而民亡爭民亡爭而治達矣

有虞氏

帝舜以皐陶爲士造科律

按書經及史記五帝紀俱不載 按路史後紀小昊

青陽氏紀虞帝求旃以爲士師繇一振褐而不仁者

遠乃立獄獄造科律聽獄執中爲虞之世而天下亡

冤封之于皐是曰皐陶 按註風俗通云咎陶謨虞

始造律蕭何成九章關諸百王不易之道故傳于日

律者皐陶之遺訓漢命蕭何廣之後漢張敏議云皐

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者也

夏后氏

夏后禹始政肉刑及流宥罰金之制

按書經及史記夏本紀俱不載 按路史後紀夏后

禹紀謂政衰於唐虞而民 黜于昔始政肉刑謀面

用丕訓德則乃宅人乃三宅亡義之民罪疑從輕死

者千鑊中罪五百下鑊二百罰有罪而民不輕罰輕

而貧者不致于散故不殺不刑罰弗及疆而天下治

注 梁武帝畫贊云夏禹退爲肉刑應氏云三皇

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非也肉刑蚩尤之法穆

王曰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剝削桀黥亦未

原其始也嗟夫肉刑政之本也後世以爲不忍而
去之者誠不仁矣又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外次
中國之外又大傳甫刑傳云禹之君民也罰弗及
強而天下治一鑊六兩鄭云所出金鐵也死罪出
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爾

商

太甲元祀伊尹述官刑之制

按書經伊訓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

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

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違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

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

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

官而知所以正諫也全 薛氏曰或曰臣下不匡而

遽入墨刑無乃過乎曰置臣所以正主也視主之

喪亡而不之救其可貸乎重其刑使之進而諫未

必死退而不諫必受刑則雖中不欲諫亦不可得

也

周

成王四年命大正刑書

按書經不載 按汲冢周書書麥解維四年孟夏王

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是月王命大正刑

書爽明僕告既駕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即假于

太宗少宗少祝于社各牡羊一牡家三史導王于北

階王涉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尚大正即居于戶西南

向九州 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